

立体主义与构成主义比较研究

——以《格尔尼卡》和《第三国际纪念碑》为例

李然

北京市西城区新街口少年宫 北京 100000

[摘要] 立体主义和构成主义均是20世纪早期的重要艺术流派，它们在独自呈现各自特性时仍有许多共性可寻。本文在分析立体主义和构成主义两个流派的基础上，通过《格尔尼卡》和《第三国际纪念碑》两幅代表作品，从作品成因、画面构图、色彩、透视、情感等层面，具体分析两幅作品的异同，以此传达出作品本身以及流派的伟大艺术内涵。

[关键词] 立体主义；构成主义；格尔尼卡；第三国际纪念碑；比较

[DOI] 10.12252/j.issn.2096-6288.2021.09.205

20世纪初期，新技术革命使工业和科技飞速发展，摄影技术的发明及普遍运用使西方传统写实艺术遭到决定性打击，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后，更不可避免地对众多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造成了强烈冲击。在风云变幻下，艺术已由贵族专属逐渐演变得平民化，艺术家的作品也不再一味追求三维假象，而是更加注重主观表达。在这一时期，各个艺术派系迅速成长变革，其中西欧的立体主义作为佼佼者而被世人熟知。同时身处亚欧交界处的俄国也很快另辟蹊径，探索出了构成主义艺术。

立体主义，又叫做立方主义，始于《亚维农少女》这幅画作诞生的1907年，主要代表艺术家是毕加索和布拉克。立体主义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塞尚时期，主要呈现单纯的几何学形态，放弃光色分析；第二阶段是分析立体主义时期，追求形式的分解而非整体的重组；第三阶段的综合立体主义时期，开始注重画面的整体效果，色彩及事物的形态又被重新重视。

构成主义的概念是1913年由雕塑家塔特林提出，本意是指由一块块金属、玻璃、木块、纸板或塑料组结构合成的雕塑。¹起初，构成仅用拼贴形式，形式抽象，塔特林在莫斯科运用不同材料（如铁丝、玻璃、锯片）作为悬挂的浮雕构成物。1921年后，构成主义中的许多艺术家转向工业机械和家具设计，对现代设计与建筑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立体主义和构成主义的产生及关系

立体主义成就于塞尚的结构性、永恒性观点，并融入柏拉图几何、非洲黑人雕塑、野兽派、东方艺术的灵感。身处现代艺术的开端时期，立体主义风格无疑是离经叛道的，它打破了西方艺术中引以为豪的焦点透视法，使画面多视点，以平面化呈现，其画面内容也不再用于表现唯美的人体，而是更多地通过几何元素、各种颜色的关系分割画面，使绘画语言本身的重要性浮出水面。后期的立体主义逐渐将更多种材料进行组合，摆脱固有材料的束缚，凸显出绘画的设计过程。

而构成主义则是借鉴了立体主义的艺术思想。以木板、铁皮、纸片等实物材料制作的拼贴作品使塔特林深受鼓舞，同时结合未来主义雕塑中广泛材料运用的手法的启示，构成主义把现实材料和现实空间运用到雕塑中，从传统雕塑的“加”与“减”，变成结构的拼合。这在俄国艺术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对现代雕塑也有着决定性影响。

可以说，立体主义的大部分作品指向分裂，而构成主义则指向的是综合。立体主义是物体的抽象和概括，并不直接以实

用为目的，而构成主义却具有强烈的实用意识，认为艺术应该服务于社会。

二、《格尔尼卡》和《第三国际纪念碑》的比较

《格尔尼卡》是立体主义代表人物毕加索的作品，《第三国际纪念碑》是构成主义代表人物塔特林的作品，它们均产生于流派代表艺术家。通常很多艺术派别的代表人物只起到开山作用，并不完全具有该派别的典型特点，然而这两件作品却能够很好地突出两个流派的特点。

（一）作品成因比较

《格尔尼卡》这幅作品绘制于1937年（一说1936年），材料为画布、油彩，尺寸约351厘米×782厘米。趁西班牙发生内乱之时，德国空军对格尔尼卡小镇实施了三个小时的狂轰乱炸。瞬间，这个温馨美丽的城镇面目全非，成千上万无还击之力的人民在城镇中哀嚎。听到这一消息后，流亡法国的毕加索对法西斯恶劣行径充满愤怒，他于是拿起画笔，用艺术家最有力的方式绘制了巨作《格尔尼卡》，希望以此呼吁人民团结起来抵抗法西斯的侵略。

《第三国际纪念碑》又名《第三国际纪念塔》，建造于1919—1920年，是一个将雕塑和建筑融为一体的宏大构思，但由于资金缺乏、技术限制等原因，该作品只停留在模型阶段。俄国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开始用社会主义方式开辟道路。1919年初，塔特林受莫斯科造型艺术协会委托，领受了纪念“十月革命”纪念碑设计任务。²随着俄国社会主义道路的不断探索，第三国际成立，明确了世界范围的无产阶级专政。在这股轰轰烈烈的浪潮下，1920年底，塔特林决定将纪念碑转献给刚成立的第三国际，并正式将它命名为“第三国际纪念碑”。³

（二）画面比较

1. 形态因素

初看《格尔尼卡》这幅画，不免有些杂乱、破碎，这与战争中四散而逃的恐怖情景相映衬。然而，在进一步观看时，又可以看出毕加索的严谨布局。画面整体采用毕加索常用的呈散落式布局，顶端的灯光将画面分割为3个主要区域，中间的亮色三角形大致呈等腰状，其对称轴将总画面左右分为两个大小相似的长方形，使画面两段趋于平衡。这些区域是阶梯状安置的，因为三角形无论在大小还是重要性方面都占据主导地位”。⁴由此，可以进一步细致看出，灯、牛角、手臂……这些诸多细节之处均涉及了三角形。这样的形状给人以锋利、痛苦的感觉，使观者感受到强烈的撕扯、绝望感。从左向右观看，画面又以四个独立部分依次排开，第一部分由视线向下的公牛

和视线向上的女人构成，二者相互呼应的同时也突出了公牛的形象；第二部分是哀鸣嘶号的马；第三部分突出了举灯火的人脸；最后一部分则是仰天绝望的人。几大部分相互独立却又不无联系，平面铺陈中蕴含着喷薄欲出的情感。

第三国际纪念塔的创作是塔特林将纯艺术形式（绘画、雕塑、建筑）和实用艺术融为一体的新尝试。该纪念塔总体呈高耸、倾斜的螺旋状，外层用钢质骨架包裹，像楼梯一样螺旋环绕，具有向上的升腾之感；内层沿轴线从下到上分别是一个玻璃立方体、玻璃圆锥和玻璃圆柱构成。这些玻璃室，一个落在另一个顶上，形状虽然不同，却在钢架映衬下，其比例又那么地协调一致。它们可以通过一种特殊的机械装置按不同速度旋转，从下到上，分别是每年转一周、每月转一周、每天转一周。它们分别供不同的机构使用。

从色彩和肌理上看，《格尔尼卡》为表现战争的阴郁、恐怖，并未加入彩色，而是运用了黑、白以及大量的灰色。这些不同程度为黑白两色营造的生硬、扁平状态加入了多重生机，使画面丰富、协调，达到黑白均衡。背景中的黑色由于其不透明的特质，有一种污浊、莫测的氛围，使人充满紧张地认为“背景中还存在更多的不堪”。相对地，白色部分也就更容易被突出出来。而介乎其间的灰色，为画面的丰富性贡献了不小的力量。此外，其油画材质并未给作品带来厚重、浓郁的感觉，而是具有中国水墨的清淡透明感，这与其构图方式协调一致。《第三国际纪念碑》同样也不具有丰富的色彩，由于材质原因，周身显现出棕色系，这与其设计理念相关。构成主义的设计理念与现代设计理念紧密结合，构成主义更偏向于设计，试图用新材料、新方法创造一种革命的、全新的艺术。他们对传统的艺术概念提出质疑，试图用现成的、“反艺术”的材料，如木材，金属，照片等，创造一种没有旧文明痕迹的艺术，这使作品显现出先进的、理想的乌托邦象征。凑巧的是，棕色系本大量出现在西方古典艺术风格之中，是古典艺术的常用色调，给人直接与庄严神圣之感相联系，更加凸显出第三国际、共产主义的崇高感。

2. 条件因素

《格尔尼卡》在点线面运用上，主要是以线和面示人，线几乎均是纤细的线，以此突出面的作用，同时给人以羸弱、不堪一击的感觉。而《第三国际纪念碑》的线相比之下粗壮有力，为人呈现了粗壮有力的气魄。《格尔尼卡》以色彩区分虚实，《第三国际纪念碑》在立体空间内体现出虚实相生，通过对虚处的刻画，使实体显得更具流畅度和空间感，更加彰显了共产主义的接纳性。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世界艺术交流程度的增强，许多西方艺术家认为单点透视法正阻碍绘画新形式的发展。立体主义的存在即说明了多点透视的艺术魅力以及它对艺术发展的意义。《格尔尼卡》在多视点思路指导下，各个角度的面彼此层叠交错在一起，组成了一个新的空间形象。就如同中国古典绘画，在观看时不必费心挪动画作，不必展开联想，便可在各个角度同时观看到作品的各个面。《第三国际纪念碑》作为一项立体作品，（若建成）观者即可从多角度观看它，还可进入到内部观看。

既然立体主义已脱离单点透视，那么《格尔尼卡》作为立

体主义的代表作品，其时间线便可相应拉长，将对象在不同时间得到的印象同时呈现于同一平面上，从二维静态画面中感受一种运动的关系。而《第三国际纪念碑》的时间动态则是更直观地通过作品本身的运用表现出来，通过作品内层的相互引力向世人警示：时间奔流不息。

3. 情感构成

除纯粹的绘画语言，《格尔尼卡》和《第三国际纪念碑》两件作品的情感表达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格尔尼卡》的画面视角为平视，使观者有一种身处战争之中的感觉。作品没有直接描绘轰炸事件，而是利用一连串强烈的形象来反映战争的残忍。从左向右，画面中的公牛作为野兽，具有恐吓作用，象征着残暴；下面抱孩子哀痛的母亲激起了人的无限怜悯；中间瘦弱的马，代表受难的劳动人民；右边手持油灯的人，将油灯接近顶端的吊灯，为人们带来了一丝光明……画面充斥着残忍、暴力、哀嚎，却又在颓废中为人民燃起了希望的光芒。《第三国际纪念碑》相比之下，光明的感觉显而易见。塔特林抛弃传统的建筑形式，将理想的雕塑形式加以强化，同时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突出表现时代精神。若是亲眼站在纪念碑前，定会被它强有力的气势和绝妙的构思所震撼，尤其是它舒展、向上的姿态，仿佛在向世人宣告共产主义道路的光明前途。然而，由于第三国际纪念塔只留下设计手稿和设计模型，不免也造成情感震撼的缺失。

以《格尔尼卡》为代表的立体主义，将战争场面表现得淋漓尽致，主观表现性更强，更具装饰性。以《第三国际纪念碑》为代表的构成主义，原本就是为政治服务，因此更强调目的性、功用性。同样身处于社会大动荡大变革时期，艺术需要起到革命宣传的功用，然而立体主义和构成主义的艺术表现形式显然过于超前，不易于群众理解，且构成主义在这个方面表现更甚，这注定使自身风格无法尽数延续。然而不可否认的是，立体主义和构成主义仍然是那个时期不可淹没的伟大作品，为接下来的艺术发展道路留存下了不朽的灵感。

参考文献

- [1] 民国时期上海斯刊的装帧设计研究 张茜-《东华大学（硕士）》- 2013-10-17
 - [2] 雕塑作品中的材料运用 屈静-《山东工艺美术学院（硕士）》- 2018-7-24
 - [3] 马丁F D, 雅各布斯L A. 艺术和人文: 艺术导论[M]. 包慧怡, 黄少婷, 译.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7: 55.
 - [4] 毕加索《格尔尼卡》的中美鉴赏对比研究——从中西思维方式的角度 巴竹师-《镇江高专学报》-2012-4-15
- 注释:
- 1 民国时期上海斯刊的装帧设计研究 张茜-《东华大学（硕士）》- 2013-10-17
 - 2 雕塑作品中的材料运用 屈静-《山东工艺美术学院（硕士）》- 2018-7-24
 - 3 雕塑作品中的材料运用 屈静-《山东工艺美术学院（硕士）》- 2018-7-24
 - 4 马丁F D, 雅各布斯L A. 艺术和人文: 艺术导论[M]. 包慧怡, 黄少婷, 译.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7: 55.